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洋 教 育 思 潮 發 達 史

(四)

科 爾 著

于 熙 儉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西洋教育思潮發達史

(四)

科爾爾著

于熙儉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二章 馬丁路得之教育思想

大概一四七六年時阿基柯拉 (Rudolph Agricola) 之到意大利來，可說是德國文藝復興的一個信號。從一四五六年到一五〇六年德國已經設立了九個大學，不過其課程不是人文主義的。北方所缺乏的，並不是知識，著名的劉希林 (John Reuchlin) 到佛羅稜薩和羅馬時，以致使羅馬的一個希臘文教師半驚半氣的說：『希臘已經飛到阿爾卑斯山之北去了！』日耳曼也不缺乏堅持和果決之心。劉希林有一次曾經把一個金幣給一個猶太人，要他解釋一句艱深的希伯萊文。他是一個研究希伯萊的學者，一有提議焚燬希伯萊著作的時候，他極力爭辯。正如胡騰 (Ulrich von Hutten) 所說的：劉希林和伊拉斯莫斯是『日耳曼的一對眼睛』。

日耳曼的文藝復興運動比意大利的要斬截而確定些。日耳曼的文藝復興不像意大利的，是有一定導引線的。如果君士坦丁堡不被克服，意大利一定還是有一種文藝復興，但是如果意大利

沒有文藝復興，則日耳曼不知是否仍舊會產生文藝復興。北方的學者很能感覺得他們自己當時那種批評的精神。正如胡騰所說：『學術發達，人的心智驚醒，在這種時代活著實在是非常快樂的！』不過日耳曼也像意大利一樣，他們的大學總是附老的經院學派之下。教會和新派的僧侶不僅決意要保存過去的傳統，而且要毀滅希伯萊的著述，因為這種著述漸漸引起了學界的注重。劉希林經過了許多逼迫之後，於一五二〇年為教皇所定罪，人文主義已經是開始敵視教會的專制，到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時，便完全造成一種分裂了。日耳曼大半的學者並不想與這些反叛的僧侶轉入同一漩渦。劉希林和伊拉斯莫斯是不加入他們的，但是得着了梅蘭克吞（Melanchton）和胡騰有力的擁護。現在的中心的問題，並不是人文主義或其他形式的教育，而是教會的行政以及教義的問題。

馬丁路得所受的教育，可以表明當時北方教育的情形。他因為父母對他嚴厲，從家裏被迫出來，但是在學校裏也還是沒有好的遭遇，有一天上午曾經接連着被打過十五次。他以為學校便是監獄，地獄，滌罪所，學生便是被犧牲的烈士。他聲言說：『我們完全沒有學着什麼東西』。他還問了

一個很顯然的問題，「一個學生化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功夫，學着一點粗陋的拉丁文，爲的就是要做一個牧師或是讀一篇獻祭的禱文，這便是他讀書唯一的目的麼？」

路得在曼斯斐爾特 (Mansfeld) 所入的那個拉丁學校，其課程是和平常學校一樣的簡單無味。文法教科書是用多那忒 (Donatus) 的；在活體印刷術未發明之前，這種教科書是刻在木板上。西細阿哲那斯 (Cisio Janus) 是一本助記憶的詩體課本，幫助學生記憶教會節歷的。完全用機械的方法背誦。我們可以舉出這本詩的第一句可知這書的性質如何：Cisio Janus Epy Sibi Vindicat。這句詩的 Cisio 是代替 Feast of Circumcision Janus 代替 January Epy 代替 Epyphany。多那忒的文法和這本詩集便是當時主要的課程。此外，路得所學的恐怕還有十誡，兒童信條，主禱文，及其他詩篇等。這種課程的性質，就可知所用的方法如何了。學生學習完全是用機械的記憶，如果有什麼字句的錯誤，便受鞭打。

路得少年時的環境，完全是一種極端嚴厲的壓迫。一方面，一般羣衆以及官廳之相信巫術和迷信使他也受到很深的印象。但是在另一方面，至少在外面的一切儀節上，他是要顯出很虔誠的。

他說：『在兒童的時候，他們禁止我一切的遊戲。凡做紙牌的，吹簫笛的，演戲的，都不許進教堂來。如果有任何學生玩什麼遊戲，或是跳舞，或是看什麼表演或戲劇，後來就要認罪』。

十四歲的時候，路得便進入馬德堡（Magdeburg）的一個學校，大概是共同生活兄弟會所辦的。在這裏他在別人家門口唱歌以討食物，這是當時貧窮學生一般的風氣。有一次他和幾個同學在一個農家門口聽見一個農夫粗暴的聲音便逃走，但其實那農夫是拿食物給他們的。第二年（一四九八年）他又是在同樣情形之下進入挨塞那哈（Eisenach）的一個學校。這裏有幾個慈善的朋友帶他在家裏住。十八歲的時候他進入耶爾福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這是一個正宗派經院學派的學校，同時也是德國最大的大學之一。在這裏他每日的工作是要進禮拜堂。『好的祈禱等於讀一倍的書。』其餘一天的時間，便是分配在教室和圖書館裏。那時他們大學裏好像還不教希臘文，而路得對於拉丁文的興趣不是因其語文或文學上的價值（如人文主義者的主張），而是因其對於人事關係上的興趣。有一個短時期他對於法律也有興趣，但是到一五〇五年七月十七日他又入耶爾福的奧古斯丁僧院做一個僧徒。這是因為他一種鹵莽未費思索

的決定，後來他又後悔不肯的。

後來有一個巡查的牧師來看見路得的情形，便准許路得脫離僧院的束縛，讓他自由去讀書。在僧院的時候，路得專心研究聖經和聖奧古斯丁，雖則他同時也還是研究中古的神學。在這裏他常常爲許多影像和試探所滋擾，懷疑和失望也圍困他的心靈。他這時已私心覺得教會的組織不是無錯誤的。

一五〇八年威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請他擔任哲學教授。這個大學成立祇有幾年工夫，這裏的經費是由諭令和教皇的釐定而來的。我們對於這個大學現在還曉得一點歷史。一五〇七年瑟爾 (Christopher Scheurl) 被選派爲這個大學的校長。當年他出版了一本演講集，在序言上他說這裏的天氣是怎樣溫和，人民是怎樣好，教授的薪水是八金哥爾登 (gulden) 一年，學生給與學位是不收費的，有許多權利是和老的大學一樣的，學校裏有學問的人才很多。學校的師生不准進旅館，或是攜帶武器。各科的教授關於教會法律的有七位，關於神學的有五位，政府法令的有三位，醫學有四位，文學有三位，哲學有九位，有一個是專教司各脫斯 (Scotus) 的，另

個是教阿奎那的。有時一個教授同教兩三項課程，但是上面的統計並沒有重複計算。課程中沒有歷史，希臘文，希伯萊文，或自然哲學。

因為某種緣故，路得在耶爾福大學演講了一些時，但不久又回到威丁堡大學，一五一二年在這裏得博士學位。在這時期（一五一一年至一五一二年）他因為某項使命到羅馬，但是這次他所見的羅馬使他失望。他在檀香拾級上一直向上朝拜的時候，他似乎聽到一句話是他一向便聽見的。「正直者以忠信而活着」，這便是他後來宗教改革的警語。

路得受聖奧古斯丁和無名氏的日耳曼神學很深切的影響。他在威丁堡大學所教的神學便是這樣的。一五一五年他根源於劉希林的辯論寫了一本無名氏的信札（*Letters of Obscure Men*），譏諷當時那些教會的名人，使全歐洲的人都大笑起來了。日耳曼的心靈被他所驚醒所刺激了，他們也準備着揭示教會那腐敗的九十五規條了。後來路得毅然焚燬教皇懲罰他的勅書的時候，他自立的教育便完全了。自此以後，他不是一個學習者，而是一個導師了。

路得的文字雖然似乎過於激烈，但是他一五二四年所寫的為教會學校上各市長及長老書，

以及一五三〇年所演講送兒童入學之義務，實在是包括了一種教育系統的大綱：

（一）教育原本是一種宗教職責。祇有好的拉丁學校纔可請牧師教師以及專門學者。拉丁學校之衰微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但宗教雖是教育主要的基礎，然而并不是唯一的基礎。『卽算沒有靈魂，沒有天堂，沒有地獄，然而爲塵世的緣故，也還是必須設立學校。』

（二）人人的子女都應當受教育，卽算每日祇有兩點鐘也是好的。這種規定須由各縣縣長執行。此外，凡有天才的兒童應當選擇出來，由政府所請的教師教導。否則不僅宗教要受損失，卽國家的事業和國民性也要受損失。

（三）教師的職務祇比宣教師次一等。『如果我不是一個宣教師，則除了做教師之外，我不會去做任何別的事。我們不要管世人對於教師是怎樣的看法或是怎樣的獎勵，祇要看上帝是怎樣的看法就是了。』

（四）路得對於課程方面，同樣注重希伯萊文，希臘文，拉丁文，以及本土語文，不過最後一種應當多從談話方面學習，而不從書本上去學習。數學是合乎大學程度學習的。歷史，哲學，辯論學，修

辭學，音樂等，對於心智都各有相當的影響。『如果一個教師不會唱歌，我是不大看得起他的』，路得的這句話說得頗令人好笑，與音樂並行的還有體操，因為自古希臘以來，這兩項東西似乎是此呼彼應的。路得以爲擊劍，角力，決鬪等，都是有益於身體的美麗，健康，活潑的。

（五）至於教育的方法，路得以爲對於事物的知識和明瞭應當在字句之先，語文學方面活的語文很是重要，對於青年訓導的方法應當溫和。

第四章 喀爾文之教育思想

梅蘭克吞 (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 是布利登 (Bretten) 一個製造武器的兒子，是劉希林的姪兒。他對於德國教育改革的貢獻，正如馬丁路得對於宗教改革的貢獻。他對於各種學科差不多都有相當的造就；在杜平根大學他擔任教授，所教的有經典、演講、歷史；到一五一八年他便到威丁堡大學教希臘文。在這裏他吸引了各國來的許多學生，法國和英國請他都拒絕不去。他建設了許多改良的學校，甚至於大學，是一個努力提倡人文主義者；是一個許多教科書的作者，特別是關於修辭學、文法、神學、哲學。由此他獲得了一個光榮的頭銜——日耳曼的導師。

雖則如此，但是梅蘭克吞對於歐美新教派的學校，還不及喀爾文 (John Calvin 1509-69) 所發生的影響之深切而永久。喀爾文在納永 (Noyon)，巴黎，奧爾良 (Orleans)，部耳日 (Bourges)，等處，對於文法和人文的學科受了很充分的教育，到一五三二年或一五三三年時他忽然歸依新

教。從此以後，他主要的便是一個研究神學者。他那本著名的基督教之組織，是當他還祇有二十六歲時所寫的。

喀爾文並不是一個遁世者。他對於日內瓦市政府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改革計劃，其中有很多是關於教育的。在一五三七年和一五三八年他還替小學校擬了一個課程表。每個小孩子在禮拜日中午都要聽教會問答的課。小孩子忽略了這一點的，他們的父母就要受國家的處罰。學校裏每日應有一點鐘是唱聖詩的。拉丁文法，本土語文，算術，公民訓練等，在課程裏也頗有一個地位。高等學校和大學應當是訓練新教徒的一種學校。日內瓦是一種中心城市，所以便成為歐洲改革運動的中心點。喀爾文氏的教育組織如此之完備，以致耶穌會 Ratio Studiorum 有一部分就是抄襲喀爾文的。

的確，喀爾文的教育實在傳播到日內瓦很遠以外去了。法蘭西，荷蘭，蘇格蘭，英格蘭，及其在美洲的殖民地等，有些方面都受了這種影響的益處。喀爾文與馬丁路得不同，他是重推論的。譬如他是第一個神學家說明出借金錢取利息是可以的，雖則這在摩西的法律上是不許可的。喀爾文說

摩西這種法律完全是重人情的，所以其根源是人道的，其採行是地方性的。喀爾文自己有一種神學的體系是非常合理的，祇要別人認定他的前提是對的。因此，在美洲，法蘭西，蘇格蘭等處的喀爾文信徒，因為讀過他的那本基督教的組織，所以是非常好辯的，也是好學的。美洲新英格蘭的清淨教徒最初的成績，是設立普通學校和哈佛大學。喀爾文的傳統思想是主張苦力工作的，對於賺錢也認為并非是不法的行為。此外，喀爾文的信徒雖然對於禮拜日的休息是遵守的，但對如教會其他的節期是不管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雖然非常之勤儉，然而以為慷慨解囊是一種不可少的德性。喀爾文對於申命紀（Deuteronomy）的評語有幾句話是可以千古不朽的：『我是主人，但是專制的；我是主人，但我也兄弟；我是主人，但在天上我們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主人：我們好像一個家庭一樣。』

喀爾文是愛真理的；他相信理智和教育是達到真理的途徑。因此，不僅日內瓦的教育思想瀰漫於歐洲大陸，即算英國在伊利薩伯皇后死之先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也屈服在此種勢力之下。在一五七八年，喀爾文的宗教問答和基督教的組織，是牛津大學每個學生的必修科目。這種新

的神學在歐洲的大學如海德爾堡 (Heidelberg), 烏得勒支 (Utrecht), 法國的胡根那學院 (Huguenot Colleges), 以及新英格蘭清教徒所辦的大學等, 都得到了勝利。蘇格蘭想與日內瓦抗爭, 設立了一種強迫教育的制度, 但是因為經費不足未能成功。他們的確立定了一種宗教和民治教育的基礎, 差不多使無論貧富都能受到教育。

喀爾文或清教徒式的教育主要的特徵可說是: 勤奮, 準確, 道德訓練, 良知, 教育是為羣衆的而不是為少數的, 喜愛辯論等。

第五章 科學之復興運動

古希臘人所追求的，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教育，對於科學和哲學同樣的重視。他們有數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還有醫生。他們的文化有一種很嚴重的特性，就是文學的，玄想的，藝術的。到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代，一般人文主義者把他們的精力集中於研究拉丁文的經典，不過有時他們也有一點新的眼光引用於科學方面。從狹義上講起來，所謂人文主義者，不過就是摹倣西塞祿而已。像這種學者，有坡佐（Poggio），本波（Bembo），薩多雷托（Sadoleto）等。但是此外也還有人文主義的改革家，人文主義的科學家。譬如伊拉斯莫斯和謨耳（More）就是利用希臘和拉丁的學術，從事於社會革命，至於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法蘭西斯·培根等，則對於科學有一種新的進展，打倒從前亞理士多德演繹的邏輯，而用歸納的方法從事於查究。

如果宗教改革的運動也和文藝復興一並提起來，則有第四種人文主義者。馬丁·路得（Martin）

tin Luther) 和梅蘭克吞，喀爾文，諾克斯 (Knox) 諸人一樣，是把文學屈服於宗教信仰；從另一觀點看來，耶穌會也是如此。宗教改革運動引起了很激烈的爭辯。這種爭辯更引起了對於古代語文的研究。不過宗教的爭論，對於科學沒有什麼大的幫助的。從科學的立場看來，這種爭論至多的貢獻也不過就是沒有束縛哥白尼的理論，以及阻止對於自然界查究的潮流。

那班大科學家如哥白尼，芬奇，伽利略等，其根本的動機，乃是爲增進人類的幸福，這是無疑的。再簡單言之，就是他們求知欲的發洩。這裏面包含人類想勝過環境的目標。至於道德方面是否也要進步，那就不能確定。因此，科學的人文主義者與社會的人文主義者，與文字的及宗教的人文主義者又不同。伽利略，伊拉斯莫斯，坡佐，梅蘭克吞都是代表各種不同的方面，不過都是與教育上人文主義的傳統思想有關連的。

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在天體的革命一書中有一封信是向教皇道歉，因爲這書裏面的理論與正宗思想是相反的。他引證幾個古人的意見，說地球是移動的，然後再說明他這種革命的思想乃是古來一致的：

我假定了地球是轉動的理論之後，然後我又經過了許多年的研究之後，看別的行星的動作與地球的動作比較起來，并計算每個星的移動，則不僅牠們那種轉動的現象可以合理的說明出來，而且各星的連續性，牠們的大小，牠們的軌道，以及天空的各方面，都成爲一個系統的整個，以致如果那一小部分有什麼變動，則其他的天體以至於整個的宇宙，都會混亂起來。

但是一種理論能够維持了一千餘年之久，是不容易打倒的。托勒密（Ptolemy）的理論是但丁所最認可的，也是中古時代的各科學家所同意的，差不多是公認爲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道理。比薩（Pisa）著名的教授伽利略除了自己對於科學上的那些發見之外，也非常熱心的擁護哥白尼的理論，終於在一六一五年爲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所定罪。他們痛罵着哥白尼的理論『在哲學上是講不通的，』『與聖經是直接相衝突的。』伽利略被迫着要收回前言。一六三二年他出版的世界兩大理論之談話（就是托勒密和哥白尼的理論，）又引了別人對於他的攻